

98'纽约时报(文艺类)排行榜首 列为美国大学课程

■ 本书已被译成22种语言 在世界各地销售一千万册以上 ■

FEAR OF DYING & FEAR

伊莎 性爱告白

〔美〕艾瑞卡·琼 / 著

毛羽 / 译

下

爱，是最难挣脱的锁链。

■ 这是伊莎用一生的爱恋发出的感叹！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國科學院文獻室、中國科學院、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

■ 本書已翻譯成三十種語言 在世界各埠發售一千五百餘處 ■

伊莎 性愛告白

（西）艾麗斯·西摩著
明倫出版社



FEAR OF FLYING & FIFTY

伊莎性爱告白

(下册)

Erica Jong 著

毛羽译

Copyright © 1994 by Erica Mann Jong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
with Ed. Victor Ltd. through
Big Apple Tuttle - Mori Agency, Inc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8 SDWY
Press Publishing Co. Ltd

© 1998 年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时代文艺出版社
美国大苹果多丽美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授权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伊莎性爱告白（上、下册）

[美] 艾瑞卡·琼 著

毛羽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4 印张 450 千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 - 10000 册

ISBN 7-5387-1266-6/I·1214

定价：39.80 元

第二十一章 我的父母

母亲常灌输给女儿她们自己未曾表达出来的叛逆。结果是，叛逆的一代跟着无声一代，无声一代又随着叛逆的一代，周而复始。往往在女性找到她们在知性或艺术上的力量时，荷尔蒙又开始发挥威力，使得她们对生育的渴求觉得难以承受。如果我们接受了母亲的教训，认为母亲生育妨害了创造力，我们会叛逆而且不想生育小孩，或是叛逆地把生育当成我们仅有的创造力。为什么不打破这种恶性循环，做一个我们母亲心中真正想要成为的女人。所以，那个谋杀意愿，

就报应在除去我们内在的母亲形象。

今天是星期四，我约了父亲吃中饭，想与他研究一些有关“那些大卫·考波菲尔的狗屎”。

“你母亲什么也不记得，”我父亲说：“可是我记得。”

各位应该要了解，我父亲是那种因为太太会嫉妒而不与女儿单独吃中饭的人。要是我们在周日约了一起吃中饭——这种事大约每十七年才舒服一次——我们会在附近一家油腻的小馆草草了事，好像偷情者一样。可是，今天的约会牵涉到家族的历史。父亲对我的文学生涯好像有某种专卖权一样，包括如何在书店陈列（例如我的《怕飞》或《芬妮》，可以把史蒂芬·金、丹妮儿·史蒂尔及约翰·葛里孙等人的畅销书盖住）；还有订阅《出版者周刊》（忧虑近日的减价潮流）；甚至担心我书中的一些不良批评，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什么后果。

“他们为什么说你写黄色小说？”他有时会这么问我。事实上，他是在告诉我有一份针对我的恶性攻击，而我没有留意到。我尽量避免看书评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。而父亲总是自动自发的告诉我一些最令我发火的评论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像旧约里的约伯反复问着。他的炼狱是有个每隔几年就受报纸抨击的女儿。有时，我想这些恶意评论伤害他比伤害我更深。我想打电话告诉那些写书评的人说：“我父亲已经八十一岁了。他是个好人，

第二十一章 我的父母

所以笔下留情吧！”我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曾在市立学院教书，学生常跟我说：“如果你把我当了，我妈妈会心脏病发作。而且，我可能就会去越南了。”特别的求情方式，通常满管用的。

我原与父亲约好了十二点半在他办公室的展示厅见面。但那天纽约下着倾盆大雨，所以从六十九街到二十五街的计程车，竟然走了四十五分钟。我当然又迟到了。

我父亲在他的展示厅来回地走着，又是兴奋又带着几分不安，他要全体职员见见他有名的女儿。他带着我看他们的最新“产品”：“古董”洋娃娃、陶瓷大盆、形状像南瓜和小房子的瓷茶壶，或像向日葵、芦笋、玫瑰和洋葱的陶瓷大盘。我每隔几年来父亲的办公室，参观他的产品，总会很讶异父亲和妹夫的成就，一如白纸和笔居然可以变成一本书。在美国，人人可以用种种方法赚钱。一个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卖小玩意儿的人，可以靠做“古董”洋娃娃，并在电视上的家庭购物节目推销洋娃娃而变成百万富翁。哪一个国家会为这种荒谬现象而大声吹牛？在美国，任何人都可以在瞬间改变阶级，因为在美国没有什么阶级，但这主题还是留到另一章再谈。

欣赏完父亲的展示品，并且拜见了他的职员，然后就在他办公大楼的餐厅里吃中饭，叫的是火鸡三明治和健怡可口可乐。

我父亲是蓝眼、瘦削、体格健朗而且还满英俊的男子。他看来只有六十五岁吧。好吧，他看起来像七十五岁，但绝不像八十一岁（八十一岁会长得什么样？）他笃信吃维他命

伊莎性爱告白

和运动。他比朗纳斯·保林还要早发现维他命 C：比喻利·地摩普罗斯更早发现 β 胡萝卜素，他并且告诉我，健康的秘诀是“乐于挨饿”。

后来，他做了一份资料给我。他分明知道我在写自传，但仍偷偷地打电话给我先生说：“我把资料给艾瑞卡了，但我希望她不算用它。”这正是我们家惯用的心口不一伎俩。

我一字不漏地把那资料登录于下：

医院的育婴室因为传染病和腹泻，导致许多婴儿死亡。你出生时长着一个积水的汽球——肿瘤，我记得是这个医学名词。麦克林医生说那个肿瘤会变小而后消失。然而，你吃什么拉肚子，所以你妈妈一天二十四小时喂你吃东西，吃一种较稠的黏糊似的东西。另外，也喂你切碎生肉。当时你真的是命在旦夕。麦克林医生因用非传统的方式来治病而被长老会的婴儿医院开除。他天天来看你，但他不准你喝牛奶。然而，渥克高登牛奶公司新出的一种牛奶可以在伯顿厂买到（我隔一天就去买两瓶）。你长得越来越壮是因为吃下去的东西比拉出来的多。六个月后，你的新陈代谢才稳定下来，而且体重也有增加，汽球里的液体给吸干了，所以肿瘤不见了。

在你两岁时，我们有一次开车去餐厅，一路上，你说了许多话。你大叫：“这不是一辆会说话的汽车。”然后一个人说了许多关于风景的话。当车子经过属于邻郡的一所修道院时，你说那是猴子。

第二十一章 我的父母

你在餐馆里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把盐倒在桌上成一堆，然后用手指小心翼翼地在那堆盐上画圈圈，好像在制造一件艺术作品似的。人把那种艺术品叫作“印巴”。每到一餐厅，只要看见有一瓶盐在桌上，你就会玩这个游戏。

在妹妹克劳蒂亚两岁大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和娜娜把她藏在衣橱里，然后莫名其妙地大喊：“德军来了！”

在你六岁那年，有一天你和朋友正在中央公园玩游戏，一位 NBC 电视台的制作人把你挑去做芭蕾童星。你穿了件黑色的舞裙上电视，活像一位小芭蕾舞后。

第一次坐自由号邮轮出国时，你拿了个巨型旅行袋，里面塞满了各种颜色的口红、粉底、发胶、面霜、发卷，把旅行袋装得鼓鼓的，活像某化妆品的样品袋。

我记得你在中学时，有一天从学校带只猪胎回来，还有手术小刀等等。这些东西很快就被纸笔取代。我们在瞬间失去了一位医生，但得到一位作家。

我对这份资料的反应如何呢？我一方面为自己没有把细节写得太离谱而放心，但也不免觉得纳闷，如果我父亲不打算让我用它，那他为什么要写出来呢？

但令我惊讶的是，这份资料全是关于我的，没有一点提到他自己。他以为他的生命一点都不重要，而且以为我知道的是：我如何脱离出生后的险境，一直到猪胎，才终止了我医生生涯的梦想。我想要访问他，谈他的一生。但他却一点也没有提及自己。

伊莎性爱告白

所以我开始访问他，假装我完全不认识他，只是被派来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。父亲对这项游戏应付裕如，因为他喜欢被访问。而且认为有必要交代事实。

在你成长期间，布鲁克林区究竟是什么样子？

到处可见花园和庭院。人们搬到下东城去就好像搬到乡下一样。地下铁非常新。布朗村在那时是高级住宅区。

当地居民都是犹太人吗？

我想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，百分之十是意大利人。

你的父母麦可斯和安妮，关于他们，你记得多少？

我父亲把裁缝带回家来做，常常赶制裤子。他兼两份工作。当时，几乎每个人都做两分甚至三份工作。别忘了，我们家有六个小孩！他也帮人改衣服赚取外快。而我母亲老是在熬汤，我们跑过厨房的时候常挨她打。我大一点的时候，记得她有一句座右铭说：“绝不担心一辈子的心。”担心，这个字用得真心。她每天都会吓我们说要跳楼自杀，而我每天都得跟她说好话，请她不要跳楼。那是身为长子的职责。每个星期，他们会收到一封从德国、波兰或是任何新解放国家来的信。我父亲会用意第绪语大声读给母亲听。那是从犹太村来的信，我想是个叫杰克瓦的地方。我父母住在两个世界里——布朗村和杰克瓦。杰克瓦对他们而言更真实一点。

你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发生兴趣？

第二十一章 我的父母

是山米带领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。他上音乐课，拉小提琴。他家里替他缴学费，而我父亲指望我赚钱给家里。我在纽约音乐学校上过一节音乐课，学校很烂，不久就关门大吉了。我只上过一节课。从此以后，开始有人雇我们演奏，从婚礼、酒吧到金婚周年庆。我父亲说：“你已经开始赚钱了，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去上课？”他把市立学院给我的人学证藏了起来。好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件事，简直气疯了。但他需要我帮忙赚钱养家。他不认为上大学有什么用。在金婚典礼上，我们演奏的全是老歌——“雨中的花园”和“新婚之夜我们翩翩起舞”。我当时就决定，我宁愿去死，也不要举行什么金婚。还有俄国舞，他们总是跳俄国舞，尤其是在婚礼上。他们会一直跳到跳不动为止。

你是怎么爱上演艺事业的？

我和山米在商中时，整个演艺事业还只是些低俗的歌舞表演而已。当赫希巧克力开始发行有坚果的巧克力棒时，他们有个噱头。那就是每十个巧克力棒中，会有一根巧克力棒里藏着一块钱——所以我们巧克力卖疯了。那当然不会是真的。谁也没见过什么一块钱，可是人们对于抽奖的东西总是最容易上当。因为他们相信那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就在歌舞表演地点的外面卖巧克力。每块一块钱就赚五毛钱。很好赚的。

你为什么跟我说永远不要排在狗把戏之后？

因为在杂耍表演中，狗和孩子是最吃香的节目。而且，在节目单上的位置也很糟，在正中间。你应该选择压轴或是

打头了，而不要在正中间。这种歌舞表演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代。那些笑话比今天的电视节目还要愚蠢。可是节目单上的规矩是：有几个幽默逗笑的、几只狗、一个魔术师、脱衣舞表演，然后才是重头戏。永远别在狗把戏后面接着表演。反正我总待在乐队里。

你为什么改名字？

我二十岁的时候，加入了八〇二支工会。西摩曼和他的管弦乐队听起来要好听得多。而且还有一个原因，在工会里头有一个恶棍名叫易兹·魏斯曼，他跟当时的一件丑闻有牵连。所以在八〇二支工会里，魏斯曼不是个好姓。我喜欢西摩曼和他的乐队。当时，在演艺副业这一行，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是犹太人。所以柯翰改姓金。马士柯维之变成马士。瑞比诺威变成了瑞斯。戈菲许变成了戈维。突显各族的姓氏在当时还不流行。

你在哪里认识爱达？

在卡斯鸠山一个叫“乌托邦”的地方。那个地方真的叫“乌托邦”。那是在山上临近艾伦村的家庭度假地点。你母亲穿着一件黑色的丝绒斗篷（在夏天），她把斗篷拖着走过一地的雏菊和野花。她是位艺术家，非常波希米亚。

我用一句最平凡的开场白问她：“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，到这种垃圾堆来做什么？”那句话生效了。因为我知道她和那个地方的主人睡同一个房间，所以就以为她很容易上手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他根本没碰过她，他办不到。她在那里画

第二十一章 我的父母

壁画，所以我请她画我的鼓。接着我们疯狂地谈起恋爱，暑假后，我每个星期去看她一次，从布鲁林克区搭乘地下铁到上河滨大道，她父母总是让我们单独在一起。我们做些不可思议的事。我想第一次告诉她我爱她是在一辆无门式的第五街公车的车顶上。你知道有这种无门式的第五街公车吗？我当时在保罗俱乐部的五人乐队工作，而且也想去纽约大学读夜校。但是一个学分七块钱，我实在付不起（我说过了，我不知道市立学院要收我）。麦斯威尔常常来保罗俱乐部朗诵诗以换取酒钱：“死亡来时，有如掉入丝绒手袋里的宝石……”我记得好像是这样。我们在一九三三年结婚，因为那时渥斯德法令给废除了，我们以为俱乐部会有些工作。那年三月，罗斯福宣誓为总统，大家都饿惨了，有的人甚至在街边卖苹果。我们婚后住的每栋公寓是在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的第二十二号街上。那栋公寓不算小，浴缸在厨房中间。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可免房租，然后两个月期满就又搬家了。我们住了很多像那样的地方。有一次住在一百一十八街和河滨大道上，我们简直乐歪了，因为乔治葛希文也住在同一条街上。音乐家能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工作直到不醒人事。爱达会来接我，我们就在夜晚的百老汇散步，然后在尼狄克吃早餐，非常浪漫。她白天在布明黛百货公司示范艺术用品，可以免费拿些油彩，这样还满划算的。我们从来不睡觉。然后，在我二十四岁，也就是一九三五年，我第一次走运。米奇，那经纪人，别写他的名字，他还活着，他安排我去波特的“狂欢节”剧中试演。我被选上了，从那以后我就有了固定的工作。

后来呢？

你母亲讨厌演艺事业。因为工作时间和收入都不稳定。她是艺术学院最好的学生，但她没拿到去拿马进修的奖学金，只因为艺术学院当时不把这种大奖颁给女孩子。而且，她和你外公之间也有强烈的竞争。她甚至讨厌音乐家工会，那时的工会很坏，还会拿回扣。所以你姐姐娜娜出生以后，我们就搬回去跟你外公外婆住，因为可以请他们帮忙照顾小孩。

你怀念演艺圈吗？

我若在当时为从事演艺生涯而放弃了她，我会更相信她。我们真的非常相爱，没有她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一切。而且你母亲这一生很辛苦。她一直到八岁时才见到她父亲，因为他把家人留在英国，当时你母亲才两岁，而她姐姐才刚满三岁。他那个时候为了逃兵役而离开美国。犹太人老是在逃兵役。他们为什么要为一位反犹太的沙皇而死？

你以前有没有谈过恋爱？

以前在高中认识一个女孩子，但不算什么恋爱。遇到你母亲那年，我才十九岁。婚姻并非儿戏，那是一种责任。结了婚之后我就不会离婚。你可别以为我们没有其他的念头，我们当然有。但是要我们离婚是不可能的。

你父母对她的看法如何？

我母亲从“乌托邦”来看她。“小心哦，那个女孩子在

第二十一章 我的父母

利用你。”她说。（他笑了）

那么她父母对你的看法又如何呢？

他们认为我配不上她。但他们又老让我们单独在公寓里。

你对自己在演艺生涯稍有起色的时候放弃，有任何遗憾？

我写了几首歌而且也发行了。但是我知道我无法成为波特或是罗任斯·哈特。同时也做不了尔文·柏林，或是葛希文。那些人简直就像我的神一样。你知道，我得把我的灵魂出卖了才写得出像“青山”或“是否浪漫”那样的歌，我只能写“寂寞的小音乐盒”这种歌。

你参加试演或做推销员时的信心是怎么来的？

当我推销自己的时候，我就掩饰内心的恐惧。我知道我会害怕，但我绝不让恐惧来控制我。每个人都会感觉害怕。我在参加“狂欢节”一剧演出时，那些大明星会在布幕升起之前用银酒杯喝酒。他们真是一塌糊涂。恐惧是预料中的事，你永远都会感觉害怕，但仍得一场又一场地继续演下去。我离开演艺生涯做一名推销员的时候，只准自己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在开始做这个生意时，我也是打算赚一笔钱的。

在一生中你最骄傲的是什么？

我给了你我父母当年所不能给我的——教育。

但你对自己有什么自豪之处？

这个嘛……，我永远赢不了那些意志坚定的女儿，永远不能叫她们去嫁什么人，可是可以强迫她们受教育。我起码可以办到这一点。你要是现在还想去读医学院，我还是会提供你学费的。

谢谢，爸。可是我记得伯纳女校时那件猪胎的事。我在操刀的时候简直快吓晕了，但是甲醛却先把我弄昏过去了。

你现在的反应或许不同了。

你还是喜欢我做医生，是不是？

你是个好作家，但是你需要个公关经纪人。一切的事情都与公共关系有关。你的公共关系糟透了。看看码丹娜，她一点才气也没有，但公共关系却搞得好极了。你为什么不给狄拉·凡弥那打个电话？他会给你一点建议。

他是个广告人，爸，不是个公关经纪人。他是我的老朋友，但他不搞公关。

今天是谁个人都得搞公关。你得找个人代表你。你的电影版权怎么样了？他们怎么没有拍那部片子？写书是不错，但今天还有谁会去看书啊？你若想有一番事业，不能只靠写书。

我在演艺事业上老是运气欠佳。每次有人说要把我的

第二十一章 我的父母

说拍成电影改编成舞台剧时，我老是浪费几年的光阴，然后还得打官司。我和好莱坞的那批人根本无法沟通。他们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也可能是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。他们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对书里的细节，譬如说情节或一些人物，那么斤斤计较。而我也弄不懂为什么他们只靠打电话就能赚那么多钱。我想我跟他们合不来。

胡说八道，我只是找错了公关人员。于是，我们的话题由谈他开始，到了最后却总是变成在谈我的事。因为我是他的一部分，为了他，我必须去征服演艺事业，所以他对我的要求很严格，只因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。我肩负着他梦想的重担，所以他在我后头鼓舞我、激励我，但从未想到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批评。有一次，我的一本书在出版以后没有预期的那么畅销，我在电话上对他尖叫着：“不管我是不是畅销书的作者，你都得爱我。”我想那次他应该听懂我的话了。父亲从来不明白，当他在激励我的时候，我认为他是在批评我。但是，父母都改不了。他们对孩子的潜力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他们投入了那么多情感。我可以也对我的女儿做同样的事——又是批评又是讽刺，好像对她十分不满意似的。但事实上，她已经是我要她变成那个样子了，可能还更好呢！她坦率而我害羞，她勇敢而我怯懦；她满怀我的梦想和志气，但又有她独特的作法。简单来说，她是我冲向永恒的箭，只是她尚不清楚这些。

爸，每次我问你自己的事时，最后你总把话题转向我。
是吗？我老是在想，你会做那些我做不到的事。从某种